

茗  
柯  
文  
編

茗柯文三編目錄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凡文三十首爲一卷

蕉花賦

并序

館試靈臺偃伯賦

館試蜡賓說禮賦

館試匠成翹秀賦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

館試大愷樂賦

館試龍見而雩賦

散館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原治

楊雲珊覽輝閣詩序

莊達甫攝山採藥圖序

文彙自序

安甫遺學序

虞氏易變表序

記江安甫所鈔易說

送左仲甫序

送趙味辛同知青州序

書山東河工事

書左仲甫事

記族弟平甫語呈座主阮侍郎

馳贈文林郎袁君家傳

袁太孺人傳

江安甫葬銘

祭江安甫文

告安甫文三首

祭董澗州文

爲諸生祭歐敦甫文

茗柯文三編

蕉花賦 并序

阮司農座主小卿媛仙館有蕉花一枝命惠言賦之  
維江南之名卉有蕙圃之巴苴栽縹玉以爲葉倚青霞  
以爲莖揚翹蕤樹萼冷淡夫容發波到植菡萏擢孤  
榮以四照苞澗房之密掩馨回綠以風轉芳滋紅而露  
湛于時朱炎曜夏素晷移秋芳草欲歇繁英旣收心百  
重而獨展葩千番而遞抽旣榮朝而萎暮若昔逝而今  
邁諒榮萎其迭運何今昔之相伴奉君子之盼睽效弱  
植於軒墀豈華豔之敢飾幸芳臭之在滋感蘭蕙之早

晏念。舊杜之相違。恐秋風之易落。怒芳洲之未歸。馳清  
暉而結思。恆百卷以爲期。亂曰。赤巖山前路以遠。扶荔  
宮中日以晚。願持兮素心。報眾芳兮九畹。

館試靈臺偃伯賦

以功成奏凱民悅無疆爲韻

儀昔三五仁洽道豐。曷聞無誅而治。達不殺而化。隆是  
以師貞。大人雅美。車攻邦典。九伐軍資。五戎

皇奮厥武帝。謂是通電擊。震龍翔。烏翬索之招搖之  
下行乎太乙之中。三會而名大武。七德而奏膚公。迺反  
齊斧。挂敦弓。倡愷樂以偃武。登靈臺而課功。瞻彼靈臺  
之爲制也。丙己奠位。房心曜精。前明堂之赫。絕帶璧水

之。滄。濼。眇。傑。構。而。聳。出。象。漸。臺。與。蓬。瀛。保。章。是。書。雲。物。  
馮。相。以。測。機。衡。察。五。是。之。來。備。考。三。階。之。泰。平。于。時。釋。  
奠。儀。具。獻。馘。禮。成。回。戎。輅。萃。輕。萃。仿。徨。乎。靈。囿。而。升。乎。  
高。臺。之。峴。崢。進。尊。收。使。受。鉞。屬。勾。陳。而。洗。兵。維。彼。師。節。  
曰。伯。是。名。義。在。止。戈。禮。先。偃。旌。惟。夫。伯。也。者。纁。繆。上。陞。  
華。芝。下。覆。絳。素。殊。表。緇。青。各。副。弧。旌。枉。矢。朱。鳥。白。獸。八。  
方。維。中。六。甲。句。戊。九。七。四。六。前。左。後。右。指。揮。則。波。騰。擺。  
亞。則。颯。騾。回。皇。則。天。旋。掣。曳。則。山。仆。司。幄。機。而。爲。目。蓮。  
奇。正。而。相。首。聲。金。鼓。之。和。響。聞。笳。管。之。清。奏。當。夫。鵝。鶴。  
朝。莖。貆。貅。夜。鏡。陳。壓。崩。雲。鋒。驚。立。海。象。弭。魚。須。公。矛。鑿。

鎔百金之士。鴻麗十快之雄。鶴待司常。分旌卒間。斯在北風吹而獵獵。流波縈而浼浼。軍威奮士氣倍摧。蒙茸刊鬼。舉翕張而萬騎。喬皇軫轉而三軍錯。璣一麾。翩如再接厲。乃故能蹶秦望于埃墟。掃楚氛以木櫺。使卷舌反踵。岐頭植髮。莫不崩角稽首。拱頤樹頰。望茶火而惕息。與蟲沙而腐。鯀受降則積甲齊山。振旅則執同聽凱。故其偃之也。解飛旃脫維。紉褱垂旂之旖旎。祛綱杠之輪困。收龍章之煥霍。卷虎畫之旃。爨將遂剖提鼓碎。金鎔埋暢。穀破文茵。倒干戈而卻載。耜騏馬于閒。吟朝無冠。鵠之將野。無服劍之民。豈徒銅虎銷其符。璽身璋毀。

其齟齬于是八荒來庭九有有截西傾順軌東鯁案轍  
三光宣精十輝時節劄質芒寒櫟槍耀滅北落之陳虛  
懸南軍之門空設考靈耀之休徵樂符瑞之章徹聽鏡  
吹而朋怡仰天衢而曹悅爾乃司馬執法太史陳符觀  
天人之協應覽萬國之有無僉以爲

皇上仁育義正恩澤濡有不率化天戈是誅所以  
追來孝于

陟降播柔武于寰區鱣鯢旣翦封狐旣除自我天覆弗  
震弗渝文威赫其廟算承烈討其顯謨蓋韃橐命于姬  
氏干羽陳于有虞雖自古而爲昭殆方今而未僉也遂

作頌曰於赫

聖武威謀孰亢我奮我師我伯央央於昭

聖文惠風溥翔我還我師我伯洋洋

皇在靈臺苞符孔彰我伯既偃與民共慶乃流璧雍遂  
開明堂於千萬年惠我無疆

館試蜡賓說禮賦

以出游于觀之上言假在側爲韻

有講藝公子問于翰林主人曰蓋聞德者道之失禮者  
德之逸治化之與氣運若漸于淖而汨焉動以遠則騰  
而軟矣何以稽諸汗尊而抔飲者不以燔炙爲飢也營  
窟而憎巢者不以棟宇爲謚也帝緒王統或繼或述夫

青地素一文一質人藏其心神闕其吉是以素王臨兩  
觀而興歎悼小康之莫必意彼六君子者蓋將終古而  
不出矣夫主人曰吁豈有是哉若客所言則是唐媯道  
不卓而姬媯治不休也泰山之封何儀七十有二而未  
道哉往者周綱既解王澤卽幽巖弛其系統勞其旂十  
二力政潰潰浮浮孔子雖制作倉黑不代求興于魯麟  
以次春秋監彼二代亦曰從周故乃原百一之澤明張  
弛之由寤象魏之明備志禮教之優遊俟後聖有作而  
道罔不侔也蓋亦覽

方今之治與三代儔乎我

大清之有天下也功邁往紀德隆古初

四聖重光以咻以噓民不識帝力厥有政有居作而相  
胥息而相於其覺喏喏其臥蓬蓬一百六十年有餘矣  
是以禮樂旣備而民用燕譽也我

皇受之振天紘幹地榦握乾符衍坤算有孚在上中正  
以觀赫風雷之呻屬爛日月之清晏然後搜薪爨于旱  
麓載羣雅于雲罕懸旌設磬執簡奉翰臯棄之徒忠日  
贊贊倫魁能冠相與列乎殿陛者若日輝而雲縵也販  
澁之域飲食衍衍領引目肝相與屬乎輪轂者若掌臚  
而指按也夫其顧諟明命昭假不遲天地爲本事則舉

禮運要義已  
括盡

之。父。賜。肅。雨。仁。敷。義。施。孰。柄。孰。端。陰。陽。四。時。考。朝。究。夕。  
爲。畢。爲。箕。日。月。從。星。事。公。不。私。愆。開。威。閭。生。殺。互。倚。鬼。  
神。五。行。是。復。是。司。頒。憲。飭。典。陶。軒。育。義。禮。義。爲。器。情。田。  
以。治。馴。梟。革。獍。縷。羈。絡。縻。比。于。四。靈。胎。天。可。窺。于。是。仲。  
冬。日。至。中。孚。信。養。萬。物。權。輿。于。下。赤。萌。于。上。大。報。本。以。  
反。始。恭。

圓丘之烟燭爰

禮運專重祭  
禮故須從此  
等大處著筆

嚴。父。以。躋。配。蒼。五。精。之。嘉。貺。爾。乃。孤。竹。諧。奏。雲。和。高。張。  
器。用。陶。匏。齊。列。秬。鬯。六。變。既。畢。百。靈。時。嚮。神。明。屏。蠻。閭。  
闔。誅。蕩。嘉。無。斃。于。對。越。駿。奔。走。乎。顯。相。維。

皇情之庭紹瞻

陟降而載愴夫聖人之德何以加于孝乎孝者禮之門也治之源也是以六合祇德九寓庸恩外坻八挺旁暢無垠驚蟲回面而內向鳩舌革響而棲樊楚氛既靖素弧載捷舞虞干之奕奕隨崇墉之言言足使枳頭交踵之國結胸儻耳之蕃戶皆封而不閉壤可游而罔讐然而

聖主猶孜孜勿寧篤近舉遠屏符瑞之彪炳卻雅頌之赫煊成周之藥既建靈臺之伯斯偃興舞七德議禮三本酌中尊于四衛刈眾芳于九畹功不見其所事俗不

知其所返。物生其共。人貢其悃。斯古之所謂大順道。積焉而不苑者已。故曰聖有前後道。無咎悔苟符節之能。合實今古而相待。尼父刪述六經。載采漢初萌芽。唐猶傀儡。宋學剗其圭璧。明制遺其鼎鼐。更降迭替。越二千有二十載而後。大道之行乎此乎在也。豈非百世可知而聖言非給歟。客既飫于至道。飽乎帝則。炯乎若覺。攬乎若得。作而曰美哉德也。雖謨典所敕。河洛所式。方斯惡而音嘗恨不逮。夫帝世聞斯論也。其置身大庭之側矣。請終身誦之。剖禮說者惑也。

館試匠成翹秀賦

以入學庠序以脩彝倫爲韻

於皇時

聖厥中允執

重光乃宣

神武載戢

天綱以遐覆緇井收而用汲興三雍之上儀開二酉之祕笈雖葑菲而必采孰椒蘭之弗緝執經則圓橋俱觀  
顓俊則四門竝入維作人之雅化木因材以登擢樂  
有儀于菁莪謝無成于郁樸度千章于采栢熟百稜于  
稻稊稽葛洪之遺論覈淮南以研推譬翹秀之殊材待  
匠成于採斲鈞

鴻規于大造。施尺度于末學。若夫徒洲竹箭之藪。荆衡  
卉木之場。卑枝雲構。靡榦風攘。猗儺接吟。淖洳連剛。必  
勁質之能植。斯翹然而獨揚。百圍殊于樗散。七年識于  
豫章。江漢則爲杞爲梓。終南則有紀有堂。信高標而自  
賞。羌拔類以爲良。擬官材于造士。最羣倫于膠庠。至于  
春榮相期。秋實堪佇。英三擢而爲芝。穉下垂而象黍。幽  
蘭時菊之標。玉的金莖之侶。繁無言之孤。秀洵不暱于  
野。處揚紛葩于紉。佩美嘉薦于筐筥。流左右于荇菜。鬱  
條鬣于秬秠。似英華之初發。始譽髦於衡序。於是選公  
輸命王爾量。修輪度丈咫。搜根柢而呈嫫約。鈎衡以效

伎連精心以司契順眾材而程美規圓象天準平法水  
標直從繩分弧纒矢理正雲披文奇波詭庀工而任則  
棟梁成器而珍維簠簋胡取裁而必當諒匠心之有以  
至其養芒角培萌勾雨澆葉茂風暖花柔滋九畹而將  
刈服三時而待秋被厚澤之既渥誦厥壤之可游撥遠  
芳於叢薄攬孤馨於道周故使薜芷不闕于湘沉蘋藻  
見取于公侯實愛成於亭毒豈資媒於蹇修是知維木  
有翹

皇則匠之維草有秀

皇則成之苟甘白之可愛自追琢之必施問彌綸于上

韓胡

帝則之能窺千林擢枝以爭拔百卉抽穎以效時松無  
心而干日葵有意而傾曦冀

雨露之必及緇矩矱以爲期又孰知匠氏何以用其斧  
削鬱人何以齊其尊彝然而

聖風有自

至教易循五品先于孝弟六行終于睦嫻因物付物以  
人治人猶燠木殊材而規榘同其曲直百卉殊氣而芳  
臭和其甘辛斯靈均可得而佩匠石可得而掄則夫  
聖天子使天下波濯摩厲懷材貢珍不識不知而臻大

化之溘者豈非學校之化陶冶于人倫也哉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

以解角解爾根出泉水動爲韻

天道神運聖人奉時維三微之漸著乃三統之初基雖迭取于紐引實孕始于茲滋考日景于南陸候緹灰于北維陰初藏于屈蠖陽未觸于童廡是爲天正之首而周月以之原夫二曜重麗五星高睟黃赤殊其纏表東西互而超趨粵有星紀是爲天朔牽牛之初其道有倬起經維而肇緯度引觜觸而絡辰角睿農則斗振于天紀歲則復生于劍星回杓而再建日周次而方罷擬規璧之有合譬連環之不解端天心于專直齊乾則之圖

掉陽周神而無倚。勃權輿而弗馭。斯牝馬之所以行于地中而潛龍之所以信于溟澥也。是以握先述氣中孚爲端。申子初正九六相搏。滋黃宮以信義。感赤象之生難。候乍分于土炭。氣先入乎芸蘭。七十三分而坎效六日七分而震完。蓋天所以爲宙。合之橐而正夫七始之回環。周人取焉。改月紀。元標微陽于歲首。建春序于天根。合貞元于易象。胎罔直于元門。冰終時而有始。日萌艸而猶屯。旣孳生而子應。固蠢動而春原。帝非愆于出震時。適會于終坤。爾乃表月次王統。正號吉定。朔候于夜半。協陽光于日出。天子居青陽而聽政。太師抱黃鐘。

急摧枯朽以斧斤。蓋崇墉有臨衝之肆。虞階有干羽之勤。曾未足以云也。是故豚魚孚駭。豕豸謐墉。隼穴禽出。秦蠹刊楚氛。失天戈回武功。畢振軍容以入國。執世俘而敷實歌。伏杜以勞勤。賦出車以勤恤。念七德之武志。本十全之。

善述懷天保與采薇始憂勤而終逸將偃伯于靈臺必告成于。

太室命太師以執同聽軍聲而爲律。于是岐伯后夔制氏之倫僉爾而進曰音者黃帝揚德建武軍樂造焉。越周武王得意示喜愷歌告焉。鐸師以晉鼓節奏。眡瞭以。

編鐘合操司馬秉鉞而先獻樂師播詩而倡導漢歌有  
短簫之曲管制沿鼓吹之號艾張雅麗而不典巴渝粗  
奮而近競惟我

皇上緝熙

重光道洽義浹懷繩者被其濡煦背矩者懾其震疊故  
禮教以爲綱陸兵刑以爲調變所以化其不臧而弭其  
不協非以嘉戰功而多克捷也宜開徵角之宮啓英莖  
之笈詩天保之單厚進人舞之蹀躞頌

皇武之耆定昭

聖文於奕葉遂拜手稽首而進樂章曰於鑠

皇武載民之采九州攸同外薄四海音我出師梟獍是  
醜今我振旅頑獍是改彼頑者梟歌舞斯在豈惟戰士  
質樂以愷惟

皇之功以永千載於昭

聖文奉天之時五載不遑恩潭澤滋音我出師謂民顛  
危今我振旅由庚有夷彼危而夷孰扶孰持下謀之風  
不其在茲惟

皇之成以永無期

館試龍見而雩賦

以爲民祈祀大雩帝用盛樂爲韻

於惟

聖王徵用驗事八風告期五是來備白暘暘敷曰雨雨  
施雖休和之時效猶艱閔之余茲庶民曷勤匪穡曷爲  
稽春秋之盛典觀昊穹之昭示粵以孟夏丙辰舉常雩  
之祀于

郊社禮也于時恢台肇候景風協辰赤德方曜蒼精謝  
竣天田輝輝而照耕牽牛煜煜而臨畛維龍火之初見  
告農期于萬民乾爻純而天飛震氣究而淵中實風雨  
之所奉識膏澤之將新爾乃太史候于天部宗伯詔于  
王闈命稻人以供斂詔視視而觀輝童冠釁浴而興舞  
肆師表器而揚徽音官涖縣而畢具冢宰誓戒而莫違

令先庚而先甲。義有報而有所。各展采以錯。事用昭虔而受禋。

天子乃以陽。禮備。

大駕揚瓊。紫鳴和鸞。軾玉几以卽于齋宮。滄濯食玉儲。精垂祉。駕斗車之威麗。建招搖之颯纒。左靈星而右辰角。驟農丈而服天耜。超房駟而逾邁。排閭闔而直指儼。對越于。

蒼緯表敬恭于禋祀。

圓靈肝蠶五位。瞻謁邸陳四圭。樂變六會。金瓶告謁。玉鬯芬。鬻泉搖太一。焱燭華葢。豐隆陵隄。以屬衡屏。翳儼。

翼以承施廓盪盪而合莫信巍巍而兩太且夫  
聖皇之動民也撫時爲柄與神合符先東作而省歲後  
西成而慮無張昏中而黍種農晨正而土渝伊詢箕與  
課畢若望杏而瞻蒲故其事

天也南郊用北陸而爲候明堂驗辰角而非誣始耕既  
重啓蟄之禘而祈祀復尊龍見之雩是以農舞于疇時  
報之歲辰二十八而不愆雨三十六而可計驗三階之  
泰平察五緯之高麗占太陰而常稔測元枵而虛繫遯  
錫福于我

后實奉若于

古帝遂乃機槍靖氛旬始埽雲白虎敦圉而成罰鴉鳥  
戢翼而弗縱我澤無私民樂與共鑄劔戟而爲耜翦榛  
荆而播種占壤則十二次而無隔隩堰通蜡則七千里  
而均諧幽頌斯

聖人所以奉三辰大一統泯聲臭于合載兼覆幬以爲  
用者也遂作頌曰惟

聖若

天惟

天佑

聖懸星表時實樞效敬維雨之膏維祀之慶人若其時

物正其性時乘六龍白德之盛

皇來祀雩有殷其樂黃鍾大呂升霄降遊

皇既雩止有滄其渥祁祁斯甘穰我穉穉屢維豐年

皇武攸時

散館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以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爲韻

懿惟

聖王立功立事既着定于

武德爰醇鬯于

文治表

烈承而

謨顯體乾大而坤至

紹宗伯以典禮敷時夏而攸肆昭物則于上下法易簡  
于天地成位則才乃參三居體則支宜暢四原夫天地  
之精是日真宰經星辰而運日月真維躔而彙山海行  
以錯而不棼氣以殊而不改陰陽以消息而不窳剛柔  
以成形而不倍政莫詭乎璣衡步難窮于豎亥自非有  
節于一元曷以爲昭于億載惟夫禮也者因人情而作  
制統物度以爲規一視聽于耳目固躡會于膚肌既繩  
準于一世乃品節夫二儀識財成于后以兼天地而官  
之故其尊卑殊施高下作對譽氣形之升降均事功于

覆載威儀與僛冕弁藻纁比文理之質象垂賁飾于草  
昧吉凶相權生殺互代似嚴溫之迭乘道竝行而不悖  
紀綱周詳品庶咸乂擬闔方之範圍籠萬彙于形內至  
其內心外心體物周而夫端地倪爲訢爲合從隆從汙  
時物相雜夫盈地虛一闔一闔順撫經等規重矩沓夫  
施地生昭晰竝納升中降禪春歆秋飲夫蟠地際煦姬  
相答蓋嘉會者夫地所以賦性行異者人君所以興盛  
必制節而不過乃保合而各正樂以順禮而教和禮以  
防樂而居敬既反此而爲刑亦布茲而爲政是以八荒  
一志萬國齊風竝傾心于

帝則成歸極于大中彼觀型于象魏若履度于厚宮貞  
之日用飲食以爲質鈞之道德風俗而皆同又何怪奔  
駭無驚於罍鹿潛游不化于沙蟲則惟我

皇上察地監儀則天與配本身度之昭彰範羣倫之瞻  
矚中和竝致位育咸在耕鑿何知道寶不愛雖復搜逸  
禮于河間綴遺經于小戴豈足以文  
盛治之磷彌喻情田之沾漑也哉

原治

古之治天下者上不急于其下而下無所拂乎其上政  
不令而成獄不省而措其逸也如此其政之施于民者

不過歲時讀法而已是亦今有司之所奉行者也其刑  
罰之條止於三千五百而以待獄訟常有餘豈今之有  
司常愚而古之有司常智歟其民與上相接者飲酒習  
射吹笙擊鼓以爲樂而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  
任卹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事皆後之學士大夫所習  
焉而難成成焉而可貴者鄉黨州閭之子弟常出于其  
閒其化之溘而俗之懋也又如此蓋先王之制禮也原  
情而爲之節因事而爲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樂之  
情卽有飲食男女聲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故爲之婚姻冠笄喪服祭祀賓鄉相見之

禮因以制上下之分親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讓升降之數使之情有以自達欲有以自遂而仁義禮智之心油然而生而邪氣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飲食知能所及慮慮所造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淡而服之也易夫蠻粵之人生而侏離聞中國之音則駭而視被髮文身之俗資章甫而無所售彼其習于鄙陋者猶如此而況習于禮教者其有奇衷放恣之民生其間有不怪且駭屏之而無所容者乎故先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至于數十百年而不遷者非其民獨厚其理自然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甚繁而其行

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簡而施之也。甚博政也者。正此者也。刑也者。型此者也。樂也者。樂此者也。是故君者制禮以爲天下法。因身率而先之者也。百官有司者。奉禮以章其教而布之民者也。度禮之所宜而申之以民所常習。故政不煩也。權禮之所禁而輕重之以繩不合者。故刑不擾也。民習于禮。故知有是非。有是非然後有羞惡。是故賞罰可得而用也。民習于禮。故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知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然後有孝弟忠信。是故軍旅田役之事可得而使也。民習于禮。故有孝友睦姻。任卹有孝友睦姻。任卹然後有智仁聖義中和。是故

其人材成者可得而用也故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防  
止水之所自來也壞國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不去  
而風俗墮國家敗者未之有也後之君子則不然不治  
其情而罪其欲也不制其心而惡其事也令之以政而  
不知其所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良行  
而無所循習動而無所法守不勝其欲而各以知求之  
知上之有以禁我也則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  
多爲刑辟以束縛之條律之煩至不可勝數以治其不  
幸而不能逃者其幸而能逃不抵于法則又莫之問也  
雖其不能逃而抵於法吏當之死而不敢怨而其所以

然者豈非其人之大不幸歟此三代以下所以小治不  
數見而大亂不止者也

楊雲珊覽輝閣詩序

余年十八九時始求友最先得雲珊時余姊之婿董超  
然與雲珊鏡意爲詩三人者居相邇朝夕相過過卽論  
詩余心好兩人詩未暇學也其後三四年各以衣食奔  
走南北率數年乃一得見見輒出新詩各盈卷而余學  
詩久之無所得遂絕意不復爲每見超然雲珊讀其詩  
慙然以媿超然之詩始學杜甫務爲巉刻沈壯晚乃歸  
于宋人以瀏亮湊泊爲工雲珊則一宗仰李白益以恢

張雄奇蹠踔天地揮霍日月以寓其不可一世之概嘗  
游大梁與客登吹臺酒酣集王勃滕王閣序字爲七言  
律四章振筆書紙雲湧飄發坐客矐視謂高適杜甫後  
一千五十餘年無是會也然超然雲珊抱其奇游天下  
天下交口稱其詩而兩人窮愈甚超然暗鳴叱咤悲憤  
雄厲之氣時見于詩而雲珊益豪邁尚奇磊落不可遏  
抑乾隆乙卯余依暉子居富春雲珊適至雷數日將別  
子居餞之觀山之顛把酒瞰江風雨驟至山水汨沒魚  
龍叫嘯雲珊慷慨長歌意氣甚盛然余微觀其詩酒閒  
往時少年跌宕之概殆有不同人生憂患卒卒年歲一

去不可復得。回憶身世。又足慨也。嗣後不相見者。又四  
年。今年雲珊以書來。言東鹿令李君鈔其詩三卷。刻以  
行世。屬余爲之序。往時嘗戲謂超然雲珊。僕不作詩。諸  
君詩集成。要當僕序之。今雲珊索余言。其可已耶。然余  
不工詩。豈足以論雲珊之詩。雲珊方治經爲漢儒之學。  
所著書益多。詩又豈足以盡雲珊。獨吾三人二十年來  
遊好之迹。雲留風逝。不可把玩。讀雲珊詩。恹恹有動于  
中。書之以訊超然于江南。新詩近如何也。

莊達甫攝山采藥圖序

始余見達甫圖。其貌取杜甫詩題之曰。看劍引杯時。達

甫方壯年銳意天下事議論慷慨豪氣見于眉目閒迄  
今十八九年屢困場屋益衰且病以孝廉方正舉有司  
欲以應

召用固辭不赴遂不復應進士舉而更爲圖曰攝山采  
藥或以告余曰達甫殆無意于世也夫余聞而疑之古  
之君子汲汲憂樂于天下者誠以道存也道苟存不以  
遇不遇異其志又不當以吾身之衰而有自安之心達  
甫年未五十道之行不行未可知縱不得于今亦當有  
以見于後而區區攝生之謀哉與向所聞于達甫者頗  
大異然余竊嘗論國家之用人也如與柎扁鵲之蓄百

藥焉取之必擇其地聚之必當其時儲之必備其物一旦有用出之籠中而不匱焉者其求預也事方其急而號之山澤之閒其捆載而來者必柴胡桔梗也人葠紫芝丹砂石乳未有能致者焉人葠紫芝丹砂石乳之用而投以柴胡桔梗其不足以愈病而速之死也明甚見柴胡桔梗之不足以愈病而以爲天下之藥皆若是與夫偶得柴胡桔梗之效而以爲天下之藥莫良于是會不人葠紫芝丹砂石乳之求者其惑豈細耶若是者曾不足以當庸醫而儼然任國家進退天下士自以爲得之世有與柎扁鵲寧不爲大憂耶余又疑以爲達甫之

意。或。出。于。此。然。吾。聞。古。之。有。道。之。士。蓋。有。重。治。其。精。神。  
而。易。天。下。者。吾。未。嘗。學。之。也。達。甫。儻。聞。之。歎。序。其。事。姑。  
以。問。之。

文彙自序

余少學爲時文窮日夜力屏他務爲之十餘年適往往  
知其利病其後好文選辭賦爲之又如爲時文者三四  
年余友王悔生見余黃山賦而善之勸余爲古文語余  
以所受于其師劉海峯者爲之一二年稍稍得規架已  
而思古之以文傳者雖于聖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  
莫不足以立身行義施天下致一切之治苟卿賈誼董

仲舒揚雄以儒老聃莊周管夷吾以術司馬遷班固以  
事韓愈李翱歐陽修曾鞏以學柳宗元蘇洵軾轍王安  
石雖不逮猶各有所執持操其一以應于世而不窮故  
其言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淺深醇雜見乎其文無其  
道而有其文者則未有也故迺退而考之于經求天地  
陰陽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于禮鄭氏  
庶窺微言與義以究本原已而更先太孺人憂學中廢  
嘉慶之初問鄭學於歛金先生三年圖儀禮十卷而易  
義三十九卷亦成猶以述其迹象闢其戶牖若乃微顯  
闡幽開物成務昭古今之統合天人之紀若涉淵海其

無涯涘貧不能自克復役役于時自來京師殆又廢棄  
嗚呼余生四十年矣計自知學在三十以後中間奔走  
憂患得肆力於學者纔六七年以六七年之力而求所  
謂道者敢望其有得耶使余以爲時文辭賦之時畢爲  
之可得二十五年其與六七年者相去當幾何惜乎其  
棄之而不知也後此者尙有二十五年耶其庶幾有關  
其訖無聞乎他日復當悔今日之所爲如曩時未可知  
也然余之知學于道自爲古文始故檢次舊所爲文去  
其蕪雜自戊申至甲寅爲一編丁巳戊午爲一編存以  
考他日之進退云

安甫遺學序

右凡三卷歛童子江承之安甫撰安甫生十四年而學  
學四年年十有八正月一日歿于京師其學好鄭氏禮  
虞氏易非二家之說猶泥芥也其志以爲易亡于唐禮  
晦于宋傳且數百年。

本朝儒者乃始有從而發明之然數十年之間天下爭  
爲漢學而異說往往而倡學者以小辨相高不務守大  
義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爲許鄭不可勝數  
也故其治鄭氏則依于婺源江徵君及歛金先生其治  
虞氏則依余之易義然皆貫串經文以求其合其有不

合雖余口授不敢信爭之每斷斷盡悟乃已其自期賈  
孔以下蔑如也嗚呼學者患志不篤志篤矣患擇術不  
正術正而志篤如理颯楫而沿于通川其至海也必矣  
然而不至者豈非命哉嗚呼觀其零文碎義之偶存者  
如此亦足以悲其志矣

虞氏易變表序

虞氏易變表亡生江承之安甫所作也安甫受易三年  
從余至京師乃作此表其義例屢變益審故爲完善自  
鼎以下十五卦未成安甫死之七月余役

陪京館舍無事乃取其彙校錄而補之定爲二篇附于

消息之後嗚呼吾書苟傳也安甫爲不死矣

說江安甫所鈔易說

凡余所著易說安甫手寫者虞氏義九卷消息二卷禮  
二卷事二卷候一卷鄭荀義三卷緯略義三卷共裝爲  
八本唯別錄十七卷未及寫而安甫死矣余以嘉慶丙  
辰至歙居江邨江氏明年余書稍稍成時余之甥董士  
錫從余與安甫年相及相善竝請受易各寫讀之所居  
橙陽山門前有小池夫渠盈焉時五六月閒每日將入  
兩生手一冊坐池上解說風從林際來花葉之氣掩冉  
振發余於此時心最樂其冬士錫歸常州學以不能竟

而安甫明年從余至浙。文明年遂從余北來。兩年之間。非疾病未嘗一日廢此書。非舟車逆旅未嘗一日不寫此書。蓋能通者十五卷矣。嗚呼。余爲此書好之者安甫耳。士錫耳。士錫敏于安甫而精專不如。又不竟以去。安甫爲之幾成而竟死後之人。其況有傳吾書者耶。雖有之。其于吾也奚所樂于其心。故哀安甫所寫爲一帙。時覽觀以寄余之悲焉。安甫幼時不喜學作字。故其爲書速而拙。比來京師乃自恨學顏魯公大字筆力勁整。可愛。安甫死之十日。夢于余曰。請讀書禮乎。易乎。余呼之如平生曰。二汝乃今爲鬼。安所事。禮順陰陽時消息。

幾以奠汝游魂安甫諾而去自是未嘗與吾夢接也嗚呼安甫其尚不忘于茲耶嗚呼可哀也已

送左仲甫序

陽湖左仲甫爲縣令之六年以催科墨吏議將謁部是時

天子始親政事赫然誅元惡召安徽巡撫朱公入爲冢宰瀕行仲甫謁公于途次公賜之食從容問政要仲甫以爲方今大患在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之事夫上之所取下之所習無事之所養有事之所用今國家求政事之選而干時文詩賦取之其不足以得士也明

矣夫時文詩賦非一日之功也士蓋有數十年爲之而幸一日之得焉自非有過人之資未有能通世務知治亂者也其有能通世務知治亂者其見棄于時文詩賦而不獲選者則亦多矣方今科舉卽不能改宜令天下薦舉有文武智術之士 朝廷試而用之庶幾于事有屬方今郡縣駐防之兵所得額餉少者日才白金四分而上官供億公使往來之資又出其中兵以所得餘金養父母畜妻子其爲農賈伎業以給焉者良兵也桀黠者無賴於鄉曲矣夫不給其家而求其服練雖孫吳不能而況用其死乎則以爲宜優其給而捐其擾然後乃

可責其用。朱公難其說。仲甫至京師。以告其友張惠言。惠言曰。國家養文武士一百五十年矣。其爲澤至深厚。而爲士者。日以嗜利而無恥爲兵者。日以怯弱而畏死。是豈無故哉。今朝廷求言。如不及朱公。以道輔治。仲甫之言行。不行。未可知也。抑仲甫之道。大用之于天下。小用之于一邑。真可乎。古者郡縣掾吏。皆官長辟除。孝廉茂才。則于是乎選。故守令常恃以爲治。今者悉更之。以書吏官待之。以僕隸之體而吏自待。以商賈之心。夫責僕隸以禮。而冀商賈以廉。無是理也。書吏不可廢矣。若仿古三老孝弟之制。鄉舉其賢能。以賓禮禮之。使爲

教化之倡而任以保甲之事則催租捕盜之吏可以不  
至鄉里而縣無事且夫一縣之役無慮數百人其得食  
于官者數十人而已以無所資給之人入而辦公事趨  
之若鶩者誠有所利也其皆不得已而用之乎抑猶有  
可汰者乎縣令貧非可以財優之也少其人則其用易  
給而可繩以法矣方今用人者曰公而已夫進賢退不  
肖之謂公賞善罰惡之謂公今者唯成例是視其所謂  
公吾所謂私也故公賞不足勸而公罰無所懲公之爲  
蔽如此而賢者不之喻愚竊以爲大過非仲甫吾誰與  
語之于其行遂書之以爲別嘉慶四年五月十五日

送趙味辛同知青州序

古之仕者在州郡則澤及一方在京朝則澤及天下故賢者自京官出于外則爲不得其志而朋友亦相與咨嗟歎惜之今之世則不然京官之號爲清要者非有議論事權有裨于上下者也

朝廷歲命宰相卿長察任治事者

簡以爲外官大者郡守小者司馬別駕州牧

天子重其親于民親引而見之然後可其奏其鄭重如此夫古之君子患其道之不行也不患其官之不榮也患其德之不稱位也不患其位之不副德也而京官之

出于外以爲不得其志相與咨嗟以惜其去是徒欲榮其身顯其位而不顧其道之行澤之及于下也趙君味辛居中書二十年出同知青州趙君賢者內闕要地二十年而方佐郡謂之得志可乎雖然宰相以趙君爲才而舉之

天子以宰相所舉爲是而用之趙君獨得自簡其官乎同知之職于一郡事無所不參而又有專責督捕水利之事郡之治否于是乎在而趙君之德固足以澤于民是其志之得行也而以其身之不榮位之不顯惜其去者是朋友之私也故吾序此以解之趙君方歸壽其尊

甫緘齋先生其以吾此說爲先生誦之必且忻然樂也

書左仲甫事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旣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  
十人來自下鄉盛米于筐有稻有秔豚蹄鴨雞僮僕提  
攜造于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曷爲來哉頓首曰  
邊界之鄉尤擾益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  
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  
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  
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鵝鴨率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  
今視吾園柵墩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

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焉。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于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眾曰：善。則請于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于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于府者曰：亳舊寡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旤毫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穎間，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

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辨之  
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  
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  
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實重  
不可徙非有超絕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悱愉之心  
推所學于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者輒曰  
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  
如其才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  
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  
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

撫爲請

天子知其名

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贈文林郎袁君家傳

君姓袁氏名思齊字景賢武進夏雷邨人也袁氏始居夏雷邨者曰太學生峯六世而至君之祖家珍家珍生廷遴廷遴娶于蔣生君自峯以後世爲農家君幼習農力田作苦家以漸裕有田百畝宅二區然心獨好儒子孫皆使爲儒擇名師教之敬禮備至惟恐不順適其意所交游有文士至卽喜接禮之不倦如是二十年君之

子清憲始補博士弟子員後以副榜貢于鄉而袁氏相繼入學官者不絕清憲之子筠以舉人令雲南

覃恩貤贈君爲文林郎新平縣知縣至今稱爲文學家君有女弟適殷氏母夫人所鐘愛也間日輒餽遺君必自負戴往殷所居曰黃巷邨去夏雷邨二里所每薄暮自田歸食已往省女弟返告母無恙然後治家事也其後女弟之夫死子幼春耕君持酒食驅牛率徒役往爲殷氏耕畢耕乃返秋當穫君又持酒食率徒役往爲之穫畢致之然後返其耘耨亦如之君教家以爲善曰日發一善心終歲便有三百六十善聞古人胎教之法當

以訓子婦白欲子賢當如此故袁氏世孝友恂恂謹厚  
君之教也君既訓子以學適建宗祠置祭器章家譜規  
模草創蓋略備焉君年六十五卒元配王氏繼徐氏並  
贈贈太孺人子六清憲爲長君卒之夕徐孺人以婚嫁  
未畢爲憂君指清憲曰汝有此讀書明理之子何憂爲  
孺人泣君笑曰弗悲死歸也其識量如此君之孫祖望  
爲邑老師惠言少以父行禮之筠爲吏良友惠言故傳  
君子譜

丹陽匡鼎來篤行士也嘗論君曰觀君臨卒兩言有味  
乎其言之也讀書則明理故可無後憂然則君之令子

孫讀書豈區區富貴利達云爾然君未嘗讀書而考其言行世之讀書者或反不逮此豈非孔子所謂善人者耶君子以鼎來爲知言

袁太孺人傳

武進夏雷卹袁氏有賢母曰蔣太孺人副榜貢生贈文林郎清憲之妻子曰祖期祖望祖修祖訓筠皆以文行稱于庠序而祖望爲最學者字之曰念方先生筠以舉人爲雲南知縣有循政

覃恩得贈爲太孺人袁氏世力田至清憲始治舉子業其考勲贈文林郎思齊教子孫有法度太孺人妊身卽

戒以古胎教之法及舉子訓之曰勉樹德勿姑息以勸而子成太孺人謹而行之其教子自其齟齬令長者慈少者恭翼如也學有閒怒之嬉戲責之有不悌遜痛懲之無得貰者故祖期兄弟幼皆恂恂無疾言遽色無子弟之過長而皆守其教以克有成太孺人爲人恭敬仁愛儉於已而周于人御一食有不得食者在其側不甘也服一衣有不得衣者在其側不煖也袁氏之族十二支同郵而居者及異姓僅百餘家長者無弗長也如其長幼者無弗幼也如其幼有乏無弗賙也有急無弗急也有疾病必問之必餽遺之憂之也若在已十二支之

姻親宗女至無弗禮也。於其親者館之。加隆焉。下逮戚屬之臧獲。必易服。乃見予之食。然後聽去。雖匄者必食之。飽年老癯病。或畱之宿。給以米。然後遣之。內婦有老而謹者。時時至。或輟食。食之徹。茵蓆寢之。推其心。惟願接于我者。靡不得所。不知有貴賤之分。人我之異也。然太孺人家。僅中人產。所賜予人。皆出節儉及紡織衣服。無得畱篋筒者。率爲人乞去。質錢冬寒。常以所薦茵與無被者。其子婦知之。更以進。則卻之曰。吾弗寒也。固請薦之。閱旬日。則或又以與人矣。太孺人年八十八卒。以乾隆壬子之十月卒。前數日。猶扶病出。爲人計畫薪米。

蓋其天性然。病革。筠侍語之曰。今而知萬事。莫如爲善也。又曰。子孫務勤讀。勿與人爭利。利與人同。則有福。而無禍。始太孺人。祖姑蔣。以勤儉好施。稱賢於諸孫婦中。獨善太孺人曰。吾與若同氏。惟若能嗣吾。及太孺人老。而訓子孫。必曰。吾聞之祖姑如此。

論曰。夫子有言。婦人學于舅姑。觀贈公之戒太孺人。自胎教始。而太孺人言必稱祖姑。袁氏之世德。有以哉。有以哉。婦人之慈仁者。類能好施。予然如太孺人之同視一體。何其發於至誠。而施行之不倦也。及其秉禮審義。動識大體。此豈婦人之仁哉。嗚呼。可謂賢矣。

江安甫葬銘

江承之字安甫年十四從余學時文十五讀江永鄉黨圖攷奮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攷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余方次虞氏易文請受之每一卷就輒手寫講解比余書成而安甫悉能指說益爲余校其不合者數十事十七從余來京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一日病死年十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余唯余言是從飲食寢處必余依暫去余皇皇若無所稅其從余而來也余不忍沮其父母憐之亦不忍拂

也。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讎。嘗寫後漢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悠然有千載之思。往往欲著書。余每戒之。今檢其錄有曰周易爻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略已具。未就。余取其易表附于吾書而錄其條于各書者。次爲一卷。庶以存其大凡。安甫徽州之歙人。父曰毓英。有兄弟。聘妻吳氏。先二年死。年十有七。歙俗嫁殤以其喪歸。江氏安甫死之三日。余殯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柩。某月日至歙。以某月日與吳氏合葬於某原。余旣傷安甫之死而重悲其志。故爲之銘以遺其父。使刻之。銘曰。

爾以吾爲歸爾之死吾尤誰天乎人乎後其尙有聞乎  
嗚呼。

祭安甫文

嗚呼爾有父母爾有弟兄棄愛割慈從吾北征爾之從  
吾如影依形爾之聽吾如響荅聲嗚呼夫孰使爾志之  
卓而忘其道之艱夫孰使我愛之篤而忘其體之孱是  
豈有冥冥者爲之而吾與爾皆會其適然嗚呼出之幃  
房之內而置之風雪之區又不能時其寒燠而使隕其  
軀是得謂之命乎時余之辜斯已矣嗚呼死者有知當  
求康成仲翔氏於地下而師之爾奚羨乎永生而吾之

愧憾以悔悲不見爾學之成者其將終古而無窮也耶  
尙饗

又告安甫文

告安甫汝命止此復何言耶吾疾困不能憑汝以訣豈  
亦命耶汝魂有知其能南歸依爾父母耶其未能耶朝  
夕依吾勿他往也嗚呼告敎

告安甫此屋不可居今將殯汝于橫街白衣巷西偏之  
室是亦汝幽宮也汝安之吾未有定居魂氣無不之視  
吾之所在汝來依我告殯

告安甫此凶宅也汝知之吾弗知以戕汝吾忍復居此

耶今日之西陰陽家言汝反宅中汝之魂其不眷于此  
室也其卽爾幽宮無怨無恫幽明雖隔魂魄何其遼邈  
哉吾靡所定居凡所舍止卽爲吾宅汝來夢中與我共  
語問神戶靈勿呵勿阻告反宅

公祭董潯州文

古稱文人少達多窮或困名位坎壈以終亦有起之莫  
或擠之孰執其樞終然不施噫君之生早鞠荼苦九齡  
孤兒母氏是怙匪母是怙亦母是師臨機投經琅琅厭  
辭兒飢無食兒寒無衣母氏謂兒莫疚以悲兒通經術  
當爲國毗他日飽暖勿忘此時寒人知寒飢人知飢兒

拜受教雪涕充頤。吾鄉之文唐薛已遠陶蔣之後波蕩。靡反孰云振之僉曰微管蠅呻蛙吟噪若濯澣君受其業。厥聲皇皇昌黎之傳得皇甫張春葩怒抽秋濤驚滂。巨刃施手摩天而揚精心四周植于中央驅騁壇坫三十餘年名高數奇往蹇來連以昌其詩開流灑川寶棄誰怨和氏斯愆荀卿遊學四十乃通旣第春官民曹是庸維時管君亦在郎官君來頡頏若斬附鞮同執玉敦共掌珠槃遠近歸高轍佩冕冠古有二妙曾何足歎。既最五司游崇左省陳殷師卿計歲貳椽。

帝曰嘉茲克咸爾勲

命于南州以作爾勤世言儒生用不邇世君才樂樂通  
達政治庶隆大猷副彼利器一麾霜肅五馬星馳篠駉  
纒訝薤露遄晞奇抱長闕修懷竟摧嗚呼文星天絕其  
系管君先隕君復後逝半載匪久喪我二士如何昊天  
曁命勿遂家多哭寢士競爲位疇昔之日飲餞之辰言  
笑晏晏高談載申君言朋友是維大倫六行有四任卹  
睦姻富乃行德貧斯弗親如決西江詎甦涸鱗我欲制  
用三科是分一曰公贊二充家緡三爲客儲親疏以均  
嗚呼此志曾是莫伸大厦廣覆今誰與鄰遺此一言寒  
酸歸仁萊蕪塵魚西華葛帔維清維貧詒厥孫子英英

宗介亦紹丕祉學君之文述君之事君所未竟尙克有嗣潯江悠悠旣阻且長君去幾時君赴在堂銘旆弗瞻生芻曷將陳牲在俎醴酒盈觴君其鑒誠翩然以饗

爲諸生祭歐敦甫文

嗚呼敦甫以子之聰穎特達而學不底於成耶以子之孝恭溫良而行不獲其亨耶天之生材曷弗艱耶旣已生之而摧折天闕使中道顛耶將榮者自華落者自苓而舉無關於天耶嗚呼敦甫毀不滅性子未聞耶胡一哀之不勝而遽隕其身耶將菁魄之竭已久而不復振耶抑飲食匪宜藥物匪良而遭此屯耶君子觀過斯知

仁耶孰云死孝而弗珍耶嗚呼敦甫吾不見子旬有餘日耳豈謂朋友之分盡於斯耶其不隔於吾目者恍朗精敏其子之英爽淪而不澌耶其不絕于吾心者纏綿肫篤其子之相與氣誼沫而不衰耶胡爲乎朝之言怡怡夕之言嘻嘻而易以同志之閔涕師長之嗟咨耶嗚呼是亦悲矣而況垂白之老扶杖而慟下顧繼嗣而斬焉際耶嗚呼敦甫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子而無知吾爲誰悲耶子而有知吾悲有時殺而子之悲于地下者其無窮期耶嗚呼敦甫命耶非耶命非吾與子所能制而又奚悲耶絮酒一樽尙欲茲耶嗚呼哀哉

茗柯文四編目錄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詩龜賦 并序

尙友圖銘 并序

送福子申宰漳平序

上阮中丞書

答錢竹初大令書

嘉善陳氏祠堂記

記管貞婦

許省初家傳

承拙齋家傳

陸以甯墓誌銘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誌銘

祭金先生文

茗柯文四編

詩龜賦

梧門先生貯古今人詩于一室題之曰詩龜或曰詩之有梧門猶禪之有上乘正覺也故龜之余以爲不然禪之有語言文字下也梧門奚取焉嘗謂六義失而詩道變變窮于禪詩龜云者窮其變而存之也夫存其變者可與正矣乃賦之曰

夫惟二雅之多材兮古之號曰九能商泉姬而三百兮  
歌至聖之所裁屈摘賦以賴憤兮宋儀之以哀曲睽河  
梁之執手兮放五言之高蹈班分馳而竝進兮遂世嬗

而家質驟煩聲與詭律兮豈輜史之所受吾聞詩之爲  
教兮政用達而使專尙古人之介雅兮今惟繡乎悅鑿  
豈緣情之或非兮固同川而改瀾亮余志之不芳兮雖  
辭。蒞。其。孰。玩。曲。有。變。而。殊。奏。兮。言。有。畸。而。異。方。羌。山。水  
之。云。滋。兮。會。告。退。乎。老。莊。既。俶。之。以。曠。放。兮。遂。逃。虛。于  
禪。寂。識。多。歧。之。必。究。兮。世。孰。通。其。蔽。惑。五。金。躍。而。待。治  
兮。八。材。區。而。俟。工。覽。焦。墟。之。一。派。兮。知。眾。流。之。必。東。啓  
茲。龕。而。畢。受。兮。攬。斯。文。之。變。態。會。秦。越。而。僂。言。兮。錯。朱  
素。而。儷。色。將。編。仁。義。以。爲。藩。兮。結。道。德。而。葺。之。時。六。義  
以。爲。壁。兮。楹。四。始。以。相。持。介。奚。斯。而。擯。吉。甫。兮。延。考。父

于東序陶潛揖于庭堂兮甫白儼而翼寧庶僞體之有  
裁兮艱九軌而同途起往賢而質中兮俟來哲以通符  
必口白而稱覺兮文胡爲此遽廬

尙友圖銘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是以尙論古之人而  
友之夫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必無見爲未足  
者也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其人必不止天下之善士  
也雖然頌其詩讀其書猶以爲未也又論其世則雖古  
之人友之豈易足乎孟子所論于古者伯夷伊尹柳下  
惠而猶以爲不同道然則孟子之所尙友者孔子一人

而已故君子之觀人也視其所友于世無所不屑者未  
能高于世者也于古無所不屑者未能高于古者也海  
甯陳子仲魚畫尙友圖武進張惠言銘之曰。

余以今之友爲寡兮求于古而豈多。余惟古之爲歸兮  
古之人其謂余何去之五百歲其援余手乎。余孰且無  
友乎。

送福子申宰漳平序

吾嘗讀孟子降大任之說而竊怪世之貧賤者何其顛  
頓困踣而不克自振者之多也豈孟子之說亦有時而  
不驗耶將天之苦勞餓乏拂亂夫大任之人者非猶夫

苦勞餓乏拂亂夫人人者耶。蓋古之君子其志固皆有天下。自任之重。其學問固皆有非義非道不受高爵厚祿之心。夫如是而嘗之以勞苦餓乏拂亂之。遇使之。歷人世之情偽而迭試其德慧術知於經權變故之交。故其得于中者益堅。而用于事者益密。此其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志之所願。不過身家衣食功利之務。其學問之所及。僅僅知惡之不可爲。而未必識其所以幸。而遂其生優遊其心。而養其廉恥。猶可日龜月勉。而不喪其素。亦庸有進焉。不幸而苦之勞之餓之空乏之拂亂之。彼其心。如以未成之舟。

無檣楫之具驟而放乎江海衝洪波觸高浪自駭神眩  
手足顛倒尚何心之能動性之能忍而不能之能曾益  
哉故曰天之霜雪一也凡卉得之以殺而松柏得之以  
堅士之處貧賤烏可一概而道哉吾友福君子申自乾  
隆癸丑成進士失朝貴人意擠而蹙之至今十年始得  
選爲令蓋吾始見子申時年甚少氣甚高才銳而識擴  
以之辦天下事若不難也雖朋友亦許爲然已而擯不  
用家貧甚服勞事親艱瘁備至十年之間其氣充然以  
夷其才黯然以澁其識淵然以長蓋吾所交多貧賤之  
士其能自振拔不隨流俗者固不少而得力于勞苦餓

乏拂亂以成爲有用之才者未有如子申者也夫以子申之才僅僅爲一令天固非以此任子申而所以動之忍之曾益之者自此益大雖然今之縣令古百里之國也管夷吾百里奚孫叔敖其治未有越於此子申行矣其亦曰天以苦我勞我餓我空乏我拂亂我也夫安往而不濟乎。

上阮中丞書

伏承政化協和動履吉豫錫祚踐慶習于嘉祥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南山之詩所爲詠也曩者不敏以風聽不實之言瀆陳左右夫子不以其愚妄手辱誨諭使祛其

影響之疑而進以大公之道又惟恐不盡其狂瞽之說  
勤勤焉誘而導之乃知鄙儒拘方不足闕域外之度而  
大君子因物付物無一毫適莫于其胸中而分寸節度  
權銖衡黍纖芥之翳不得容于其間所謂先覺者不逆  
詐不億不信於夫子見之夫取善節則人有其善與善  
廣則人勤于爲善好直言則人孰不樂告之以善此三  
美者古之君子治天下未有不由此者而夫子實允迪  
之則夫知人安民致吾

君子堯舜光德業于三代豈獨及門之士所稱誦而願  
望者哉惠言嘗竊以爲在上者之用人也如良醫之聚

蓄百藥焉。自紫芝、人蓂、丹砂、石乳，以至柴胡、桔梗、烏頭、鉤吻，莫不備具。故一旦有所用，取之籠中而不匱焉者，其求豫也；求之不豫而用之匱，其不至雜投也者，幾矣。雖然，其取之也，則有閑矣。命之于野，拙載而來者，柴胡、桔梗也；烏頭、鉤吻，其得之也不難；然制而用之，達其性而殺其毒，迨其熟也，非一朝一夕矣。紫芝、人蓂、丹砂、石乳，則必求之溪巖之下、幽谷之中，蓋有曠年而得之，或亦有不得者焉。雖然，其用之也，則又有分矣。柴胡、桔梗爲用也，廣而不足以起痼疾；烏頭、鉤吻投之，當其力十倍，然而懼其元氣之傷也。紫芝、人蓂、丹砂、石乳，可以起沈

瘡。奏。殊。效。常。服。而。無。後。患。用。人。者。亦。然。斯。弛。之。士。貪。詐。之。才。任。之。以。濟。事。殆。有。所。不。得。已。也。今。夫。子。既。能。制。烏。頭。鉤。吻。而。用。之。矣。則。其。無。所。遺。于。紫。芝。人。葠。丹。砂。石。乳。決。也。浙。東。西。之。廣。士。大。夫。之。都。夫。子。不。亦。得。其。人。乎。毋。亦。有。伏。匿。溪。巖。幽。谷。而。不。得。接。于。籠。中。者。乎。如。得。其。人。其。與。烏。頭。鉤。吻。之。用。當。什。伯。也。如。未。得。其。人。則。世。道。之。憂。愚。竊。以。爲。方。今。之。務。未。有。先。焉。者。也。易。曰。羸。豕。孚。蹢。躑。言。豕。之。孚。以。其。羸。而。未。嘗。忘。蹢。躑。也。昔。寇。萊。公。薦。丁。謂。于。李。文。靖。文。靖。曰。才。則。才。矣。如。斯。人。者。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曰。他。日。

思吾言也。司馬溫公欲罷免役，刻期五日。當時范忠宣、蘇文忠皆以爲難，而蔡京獨如約開封畿縣無違者。溫公喜曰：奉法當如此。然卒亂宋者京也。夫使謂與京長爲文靖，溫公用雖終其身爲君子可也。然用之者不能皆文靖，溫公而謂與京之才，文自不可遏抑。此如以柴胡、桔梗制烏頭、鉤吻，欲其毒之不發也，難矣。故良醫務蓄珍藥，而君子務樹善人。紫芝、人葠、丹砂、石乳，苟得其用，則烏頭、鉤吻之利可廢，卽藉之而決不爲後患矣。此惠言爲育才者言之，非斤斤不忘于此一人也。蓋君子之行也，爲可終也，爲可繼也，不自吾身而已矣。闕權之

事儻亦有然想遠慮深思當有以處此惠言竊惟無隱之義不勝大願欲夫子爲斯世宏人材之路爲百穫之計故不改其野哉而敢以聞于函丈伏惟有以誨之

答錢竹初大令書

春閒辱手書伏承憂患之餘有假年寡過之想以惠言稍知易理命決之于筮占惠言之于易蓋所謂臆說而不知是且非者然竊不自蓋覆有辱問者往往發其危言矧以先生之命而敢固匿然而承命以來百有餘日未知所以報者何也他人之所惑者富貴貧賤窮通得喪之交戰是其吉凶之故皆有數以制之而推而言之

以合于人倫天道所當盡者皆爻象之所宜告今先生  
既已脫人世之羈罟又息心遠覽浮游塵滓之外則所  
爲富貴貧賤窮通得喪者他日子孫之事無與于先生  
而先生亦必且視之如太虛浮雲而不足動其靈臺推  
先生之意直以爲神仙之術呼吸吐納以求長生之日  
久未知道家所謂福緣者何如儻其得悟大道而與天  
地同久耶其做精勞神而無益壽命之數耶此先生所  
以疑而欲一決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惠言所習者  
伏羲文王孔子之易非魏伯陽陳搏之易子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假而孔子所謂善者進而叩其說于孔子

其不肖相告決也此惠言所以不敢報命也雖然來命  
欲究損益之義窮性命之理此則惠言所誦習者敢不  
爲左右陳之孔子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人以陽  
生復人之始也坤人之終也自復而臨而泰謂之息人  
之少而壯也自否而觀而剝而入於坤謂之消人之老  
而死也獨陽不生獨陰不生陽爲主則陰成之復臨之  
時有遯遯不足以消復臨也陰爲主則陽伏藏而不勝  
觀剝之時有大壯乾不足以息觀剝也往來者惟泰否  
焉故泰否者盛衰之樞也君子泰則不使爲否否則能  
使爲泰其用在損益故曰損益衰盛之始也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言陰變陽化六位各正如  
既濟也故損之變爲既濟則不反否益之變爲既濟則  
反泰所謂各正性命也性者人之成也于卦爲震命者  
天之令也于卦爲巽益之爲象也復乎性而盡命損象  
反之反性命者不可以久故可貞正其性命也故人之  
盛也而忽衰忿欲害之也懲忿窒欲損之道也雖常泰  
可也人之既衰也是忿與欲之過也遷善改過益之道  
也雖反泰可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此而已雖  
然君子豈以爲常盛而不衰哉性也者人之成也命也  
者天之令也成于性者吾勿暴之而已命于天者吾何

知焉苟求知是乃欲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既濟之象是也。君子之正性命也。爲明道也。爲行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無益於天地萬物而私其身以長存。君子以木石之生猶之乎腐草之萎。爾已且夫泰損其初則損損其二而益損其三而否矣。夫否損其上則益損其五而損損其四而泰矣。故益有損焉。益之大者也。非損也。損有益焉。損之大者也。非益也。君子勞精神苦思慮。汲汲然不敢寧也。皇皇然不敢暇也。內以益其心而外以益於人。是損而益也。君子謂之泰。若夫屏聖智絕禮義。齋其精恐其易竭也。葆其神恐其易耗也。內以愚其心。

而外以亂天下是益而損也君子謂之否也今聞先生  
于橫逆之至未能平其心而驚焉長生之是求毋乃忿  
之未懲而欲之未窒乎彼魏伯陽陳搏之所謂性命者  
如此焉則忠言不能知也若伏羲文王孔子之所謂性  
命者則忠言知其不如此也然則君子之所汲汲皇皇  
而有事者何哉其在損曰利有攸往言懲忿窒欲之當  
有事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者祭禮也可用者誠  
也夫子祭八簋降損至士而用二敦同姓則二簋謂禮  
之別尊卑定親疏也夫忿之來也愛人而不親也禮人  
而不答也則分不正倫不序而誠不至也二簋可用亨

而橫逆如故則妄人而已矣君子不忿也夫欲生于不知足不知足生于不知禮二盤用享禮如是不敢過也不敢過而欲不窒者寡矣使損其疾使過有喜明忿之無自來也或益之十朋之龜明不待欲而足也是損之義也其在益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言遷善改過之當有事也夫不明于善之爲善過之爲過而遷之改之者必不益矣何以明之曰禮也夫禮有文焉有數焉非可以意造也故得過其過而善其善益之二曰享帝吉禮之大者也三用圭凶禮之大者也四遷邦軍禮之大者也中行告公賓禮之大者也故吉凶軍賓之禮具而後

可以遷可以改是益之義也先生將修魏伯陽陳搏之所謂性命者則惠言不能知也若將求伏羲文王孔子之所謂損益者則惠言之說其是非乎將就先生正之也抑又聞之財者生人之大命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君子所以成天地佐百姓舍財無以也說易者謂聚財則損散財則益是不然聚財者小人之事也散財者豪俠之事也君子之財有損益而無聚散要在用之以禮而已二簋非少也十朋非多也君子之用財也使親者加親而疏者不遠也尊者加尊而卑者不陵也二簋用亨之謂也既辨

其親疏尊卑矣又辨其賢不肖或益之十朋之龜之謂也夫然故百姓戴之于下有孚惠我德之謂也賢士奉之于上得臣无家之謂也夫苟賢士奉之百姓戴之文何橫逆之足患哉方今吾鄉風俗益偷禮教益薄此世道之憂搢紳先生之恥也先生學問行誼爲鄉人典型惠言自勝衣則知企仰于今三十年矣奔走南北望見清光之日少未得竭志意于前誠願少回莊列之志就周孔之軌推酌損之義孚惠德之心脩二簋之誠廣十朋之用就大作之利遠或擊之害則身名泰而性命長鄉里皆有所矜式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不罪其慢

迂而教之幸甚

嘉善陳氏祠堂記

宗祠非古也古者大夫士立廟各有數皆于大門之內其自別子若始遷爲大夫而其子孫繼世者得立爲太祖然昭穆之世惟及祖考有大事省于其君乃祫其高祖非如後世宗祠自始祖以下皆立主而祀之也其繼世爲大夫者或失位則廟亦毀非如後世宗祠一成而弗廢也三代而下宗法不立民無統紀而輕去其鄉則背祖忘宗之患作宋之大儒憂之乃始講論使士庶人之祭皆及高祖而又以義起先祖初祖之祭宗祠之作

蓋由此其仿也。夫聚百世之主于一堂而合子孫之屬  
以事之使俱生其水原木本之思而因進之以敬宗收  
族之教于以惇化善俗莫近于此。然則宗祠非古禮而  
得禮意後之君子恆兢兢焉務之余嘗游新安其大家  
世族必聚處所處必爲宗祠春秋祭饗盥獻拜饋往往  
猶有古禮故其民熾儉勤力而孤貧不收者鮮豈非先  
儒程子朱子之流澤長而其鄉先生世能振之哉。蓋大  
江之南風俗近古者余于新安見之休甯藤溪陳氏新  
安望也。元時定宇先生倡明朱子之學爲世儒宗藤溪  
爲郡要衝余嘗過而拜其祠下及來京師嘉善陳孝廉

治鴻與余同門知其爲藤溪之別定宇先生後也一日以其祖館陶君之命命余曰吾陳氏之定居嘉善當前明之季贈中憲大夫崇祀鄉賢府君諱華育及其弟華允華美爲三宗藤溪第二十九世也傳百餘年至乾隆戊午始建宗祠越三年而成迄今又六十年而祠未有記懼後世之無徵也當求能爲古文辭者而託焉以屬吾子余曰子之家有鄉賢府君之貽謀有定宇先生之世教有新安程子朱子之風澤其汲汲于敦本懋族也固宜然而自中憲以來經營者三世遲至百年而後成信乎創垂之難也夫創之難守之詎易耶書之以告後

人又館陶君所以垂裕也余敢以不文辭乃爲之記曰  
乾隆五年嘉善楓涇陳氏宗祠成凡爲屋若干楹門二  
重前堂後寢牲殺有所尊盥有序滌濯有廡庖漏有宇  
名其堂曰承志紹祖也榜其門曰藤溪毓秀明宗也董  
其役者中憲君之孫某官廷玉增廣生起鳳求余文以  
記之者廷玉之子前館陶知縣某楓涇本曰清風涇俗  
傳風爲楓云在縣西鄉四中區

記管貞婦

管貞婦徐氏武進人父鼎亨以進士官四川知縣有儒  
行吏蹟鄉人稱之曰南湖先生南湖先生以季女字同

邑管繼楨子錫齡貞婦也嘉慶三年貞婦年十四錫齡  
死家人祕其訃貞婦陰知之言笑如平常明年南湖先  
生卒文明年兒某將以貞婦字他氏貞婦請歸管余翁  
者徐姻戚也夢南湖曰吾女欲歸管歸管非禮也爲我  
諭之余翁晨扣徐氏門則貞婦方爲母兄誓死翁大駭  
述其夢貞女曰兒之爲管氏父命也父命兒之婦管也  
卒固請而歸于管論曰女從父者也父未命適人而天  
夫是謂婦而不女貞女之辭以父命何其順也嗚呼自  
其聞錫齡之死豈一日忘管氏哉彼知父之以爲非禮  
也請之而不得必要之是感父之命以成已志也夫是

故忍而弗形曰孝也歟曰智也歟

許省初家傳

海甯許嘉猷嘗與余同教習官學生相友善嘉慶辛酉  
謁選知縣至京師時過省余爲言其六世祖省初君事  
曰許氏先塋在邑之洞孔山塋外有田勢家欲奪之以  
重利陷其族人或許之則犁其塋表族父兄莫敢言君  
年才十餘奮然以狀白布政使布政使下其事有司百  
計撓君君詞強弗能折久之卒以田歸許氏海甯西路  
鹽場課重一邑黃口腹孕皆有征竈戶大病君白當事  
歲免金八百有奇丁減課一錢五分存場之徵三之一

是時倭寇略海上都指揮周應禎禦之海南君以便宜  
干之事多效嘉靖甲寅應禎逐寇至黃山嶺君集義勇  
爲左右翼倭懼遁去應禎治軍嚴海南人德之會其歿  
君上其事巡撫請立廟於黃山名其嶺曰都司嶺君少  
補學官弟子一試於鄉不得志卽棄去讀書靈泉山中  
及卒縣人祀之西倉報功祠余曰古之人所以汲汲於  
仕進者豈爲一身之祿利哉懼其沒沒以死而澤不及  
于人也後之仕進者不然利害若毫毛比可以就其祿  
利者罔弗前也可以損其祿利者罔弗後也是故位愈  
高而業愈卑及其死也沒沒與匹夫等不亦哀歟君不

屑與舉子伍而其所立者及于家及于邑歿數百年而  
俎豆弗衰其與當時之取科第爲顯官者得失何如也  
嘉猷請書其事于譜遂次而傳之君名敦胄字仍甫省  
初其號爲海甯靈泉里人其先自唐睢陽太守遠宋提  
督潞州軍事某始居海甯明初有國器者應特徵同知  
海州有政蹟祠名宦七世至君實睢陽之二十七世孫  
云

承拙齋家傳

承君名任字是常自號拙齋先生其先祖漢侍中祭酒  
宮宋南渡時有振者及其弟採僑居毘陵子孫世爲武

進太平鄉篠塢里人拙齋採後也父兌以孝聞事在郡志拙齋學於宜興杭生通五經四子書泛覽百家爲詩古時文然以躬行爲務補學生員九試於鄉不得舉以所學授生徒終其身作愛吾廬記以自述其辭曰愛吾廬者拙齋先生讀書處也破屋數椽不蔽風日方庭踞武無佳葩奇卉可以娛目有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講習其中有四子一孫各授一經日與辨析疑義使爲歌詩文辭點筆以爲樂役使無童僕客有至者則延入蔬食相對與之論古聖賢若晤之几席也先生以致知格物爲基阨以身體力行爲堂奧以懲忿窒欲爲牆垣以推

己及人爲門戶以書策吟詠爲園囿保吾天全吾真處而安焉入而自得焉蓋不足爲外人道也其指趣如此常語學者曰文詞小伎于身心何所益讀聖賢書如此爾耶子志試禮部瀕行命之曰行已有恥立身之大端也得失之際慎之志兄弟皆恂謹力學父之教也著四書質疑錄拙齋集若干卷時文若干篇年六十有六嘉慶三年三月十五日卒子曰志曰惠曰懋曰憲曰甯懋早卒甯爲叔父後而志中式乾隆甲寅科舉人拙齋年十三而喪母卽知守禮父卒教育異母少弟有恩禮居鄉長者行甚眾喪其大者論之故不著杭生者名樂篤

行君子也。從學者稱留閑先生。自盲廢矣。拙齋事之八年。及卒。邀其同門。具其行呈于學官。旌其門。拙齋所授徒。陽湖張滄宜興陸典疇。皆以力行稱于鄉里。

論曰。自時文之學興。而六經四子之書。爲科舉羔雁而已。父以是教其子。師以是傳之徒。周公孔子之說。日舉于口。而筆于書。而終身不知其爲何物者。厭也。拙齋教人求之身心。而勸其子以有恥古之學者。何以異是志爲余言。君終身服一言曰。忽然晚年。乃曰。吾嘗謂恕以接物善矣。今而知未也。當思孟子三自反。然則拙齋得力之淺。淡與其勤于學。至老而不倦。皆可以知之矣。

陸以甯墓志銘

乾隆辛亥余始識陸以甯于京師時以甯五十餘矣鬚鬢宣白而容貌充然望之類有道者與之語訥懇沖粹雖老不遇未嘗有憤懣之意其篤學力行又不以年之衰而懈朝夕也余禮之不敢與齒而以甯以朋友待余居相遠不時得見見則必論六經聖賢之道致治之源及古今文章升降利害欣然不覺坐之久也甲寅余聞先孺人疾馳出都不及與以甯別明年乙卯余方居憂則聞以甯死矣越六年嘉慶己未余復來京師以甯之子念祖來請曰將葬願有銘余曰嗚呼非余孰當銘以

甯者耶。則愛其狀已而葬中輟。又二年念祖來速銘。乃敘之曰。君諱致遠。字以甯。文字秀石。號絨齋。姓陸氏。曾祖韜。祖世爵。考祇德。世居常州宜興。宜興分荆溪爲荆溪縣。人以甯少聰敏。喜爲詩。從詩人儲長源遊。長源亟稱之曰。吾詩授陸生矣。年十九補縣學生員。屢困鄉舉。四十遊京師。程編修晉芳善其詩。由是知名于時。又五年乃以國子監生舉順天鄉試。六試禮部不第。乾隆六十年大挑天下貢士。以甯得教官。將歸俟選而病發。病間遂行。八月十一日至靜海縣之唐官屯。卒于舟次。厝其柩道旁。元女廟中。其明年念祖奉以歸。八月十八日。

至荆溪磨之舍旁廣興寺嘉慶年月日卜地葬于某鄉  
某原以甯卒年五十有七娶高氏生子二人長念祖次  
貽孫女子子一人適某氏孫一人以甯早失怙恃家貧  
以教授自給恆客遊南至百粵北窮恆代所至周覽山  
川人物草木之變態悲憂懽欣感觸世事一寓于詩所  
刻采山堂詩一卷其少作也生平作甚多益工余性不  
好詩以是未嘗求以甯全詩嗚呼孰知其死之遽而其  
詩遂散失不可復次存者蓋少也悲夫以甯晚年喜論  
經世之學好黃梨洲顧亭林之書又通醫善傷寒論治  
有奇效常曰六經重漢學醫又甚焉唐宋以後榛棘多

矣。明其傳者成無已。最後方有執喻昌而尤善柯琴。自云受之同邑張雲衢。雲衢受之靖江鄭汝楫。銘曰：少迪頌聞。老弗頽連。蹇其心身。益夷德之不施。昌其詩。詩且弗存。知者誰。嗚呼以甯命若茲。歸復故土。魂不羈。是固是安。後嗣不我銘。其藏言罔謀。千秋萬世。徵此辭。嗚呼以甯其又何悲。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志銘

君諱穆宗字剛中號履亭姓許氏世爲海甯人余作傳所謂秀才省初君者君五世祖也祖諱某考諱某娶于姚生四子而君爲仲君早失父家貧懼無以爲養乃輟

儒業習賈當是時無一椽之居。賃屋于吏部橋南。奉其母而身往來。吳越閒。嘗雪夜步行百里。并日而餐。母供養備已。而家日裕。作室龍山之麓。橋名其堂曰經德樓。曰琴樓。塾曰汲脩。以孝友忠信教其子。延名師誨之。學皆克有成。君貧時嘗夜得遺金於途。伺其人而還之。爲人賈有誤。畀以五十金者數百里。反之其營宅也。里人有將構斲者。潛以骨一罌寘其下。君見之。惻然命卻地。瘞之。加蓋薦焉。其人大感愧。一夕移之去。且詣君謝。君終身不言其人。又嘗讓其兄之遺貲千金。撫弱弟及兄之孤女。皆有恩意。養舅氏之老。而無歸者。葬之。祀之。其

于鄉賑粟社粟修學宮志書君必董其事所輸過于其力故知與不知皆曰許君長者也嘗就相人相曰公瘦形鵠立音聲越然身有二十餘子如丹砂法當立其家然有大厄今且至已熟視指之曰此所謂陰陽交免矣未幾鄰家火火延三十餘家比至經德堂風返火息有於火中見神人五導火行至君之屋而沒羣以爲陰德之致云君先娶沈氏早卒無子又娶朱氏有賢行孝於姑勤於家約不困豐不泰生子三箇國子監生良模縣學廩膳生嘉猷乾隆己酉舉人教習官學生以知縣用女一人適嘉興學附生王尙繩孫八人三人補州學生

君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後十四年嘉慶二年五月十四日夫人朱氏卒年七十有九又幾年間等奉其柩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某鄉某原於是嘉猷來請曰願有銘余辱史氏不敢辭銘曰

行之寅以甯其親德之有以穀其後其取于己也詳而天其昌之行之介其殖乃大德之施其裕乃垂其取于世也廉而天其成之有澤不竭有銘不泐是維古君子之宰而後其式之

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歟明之北海鄭氏經唐涉

宋大論日蕪天鑒

大清篤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刊榛兌途灑流就東厥有繼者休甯之戴先生起歎竝黻聯佩戴君閎通眾流竝泳志脩年短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約理積掉頭序廉壺奧獨闢既啓其室遂周其藩梓宋榕栢既固既完箋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匡球是謂篤信一義之發邇于睫眸先生不言千載其幽較其所成於戴蓋多婺源之傳岱華比峩古人著書感發不遇先生不然頤志養素早年獻賦人贊機衡對策鑿坡聲震 殿廷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慎簡俊父翩然高蹈有

遜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魏杜門養病二十一年既定  
禮掌其人未傳臬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弗遺後學誰  
放伊蒙寡昧一言獲褻春風所噓不遺薪蕕三年在門  
莫窺美富旣困馳驅乃始自咎獨持緒論以當眾岐端  
策恐驟瞻途識夷丙辰之春再謁几席先生欣然曰子  
可益則理其穢則淪其清挾之拓之以崇以闕閱其飢  
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孟春北征  
先生餞之肴核旣盈酒酣執手曰學實難營不知道繡  
其悅肇前賢後生氣求聲應弗章弗傳孰美孰盛挹河  
知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子曷望疇昔之歲殷勤與

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聞告我新得使我暮年  
快觀奇特惶恐再拜負慙此言匪敢怠荒乃爲俗牽逝  
將歸來返我矩矱庶幾籍湜果不畔去恭聞易贊命簡  
作槭寫不成章筆絕意嗷嗷呼微言遂絕于茲哭寢此  
日傷心曩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曷敢以二  
向羈塵鞅罔遂駿奔軫紉不親奠暉弗存南望一慟告  
茲哀衷言有弗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鑒未知  
後死斯言勿玷嗚呼哀哉